

## 名家扫描

## 精彩一秒



## 写作的权利

肖克凡（天津）

如今说起写作的权利，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。尤其进入网络时代，写作几乎成为人人尽可为的事情。诗歌散文小说以及书信日记，你喜欢什么就写什么，在网上即时发表，没有门槛。写作，成了自由行为。

从前不是这样。我说的是我的从前。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诗歌高潮，还有后来的“小斯庄现象”，从小喜欢文学的我，也跟着随着热爱起诗歌。

我的所谓写诗，其实是“顺口溜”。写了“顺口溜”想发表，便想到了投稿心思。那时投稿可以不贴邮票，剪去信封右上角就行。如果不属于“邮资总付”的报刊，贴上一分五厘的邮票即可。红色革命年代，一支笔一叠纸一腔空洞的热情，写作属于低成本的劳作。

低成本劳作，发表却不容易。我几次寄出“顺口溜”均如泥牛入海无消息。那时我是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，却颇有几分自知之明，坚决认为自己写作水平太低。于是，我开始了寻师路程。

当时我在工厂当工人，身边多为出身三条石的目不识丁的老工人。我跟他们学到操作技术和为人处世的道理。尽管他们熟悉《三侠五义》，我却得不到什么文学滋润。我若寻找文学高人指点，必须走出去。

我阅读当时的报刊，记住一个个工人的名字，内心很是向往。经人介绍，我利用公休日走访当时频频发表诗歌作品的工厂诗人。我去了汉沟的轧钢厂和塘沽的造船厂，还去了几家国营大企业，当面向他们请教。我至今还记得这些工厂诗人的音容笑貌。

作品还是发表不了。这时车间有明人告诉我，你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写作吗？必须证明你是好人才行。

是的，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，“坏人”不但没有权利写作，更没有权利发表作品，比如“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制”。

怎么证明我是好人呢？我终于得到明白人的指点。你写作诗歌，先拿到咱厂宣传科盖了章，然后寄出去。人家编辑部接到这样的稿子就认为你是好人了，只有好人才有权利发表作品。

醍醐灌顶。我终于懂得什么是写作的基本权利。于是开始使劲炮制“诗歌”。一天，我揣着诗稿前往工厂宣传科。记得我在门外徘徊了很久，才鼓足勇气走了进去。

一位大姐模样的干部掌管那枚红色图章。我把几首诗歌递给她请求审查。她随手翻了翻，好像并不在意。我企盼她对我的诗歌作出评价，却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，比如是哪个车间的，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她说了一句你要安心本职工作啊，便在我的稿纸上盖了一个世界上最圆最红的图章。

怀里揣着盖着红色图章的稿纸，它一下红透了我的心。我大步跑回车间，躲在角落里喘着粗气。我从心里感激那位梳着两条又黑又粗大辫子的大姐，她让我赢得了写作的权利。

一个公休日，我小心翼翼将这几首盖了红色图章的诗稿装入信封，有意贴足邮票投入百货大楼对面的邮局信箱里。那心情好似放飞了一只鸽子。

后来，我又去了两次宣传科，给自己的诗稿盖章。盖一次红色图章就好比赢得了一次写作的权利。

不知道是由于红色图章证明了我是好人，还是因为我的“顺口溜”水平略有提高，我终于发了“小豆腐块”诗歌。从此，一座无形的“门槛”筑在我的心头，告诫我写作需要得到权利的“签证”。我知道，这种“签证心理”很有可能是一种错觉，写作其实不需要什么权利。然而，它却在我的心路历程上形成曲折，使我的灵魂愈发卑微。

改革开放，中国进入新时代。中国文学也进入盛大的狂欢节。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写诗，便知趣地转向小说创作。改天换地，我已然不需要那枚红得逼人眼目的图章来证明我的写作权利了。尽管我的灵魂依然卑微，然后渐渐获得了心理空间，懂得了创作自由的珍贵含义。真正的文学精神，一下照亮了我的心坎。

我开始以自己的目光看待社会，看待生活看待自己，发现了写作的权利自始至终属于自己。你放弃这种权利，是你自甘放弃文学理想；你滥用这种权利，是你对良心与道义的不敬。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了，并且以自己的真心将一篇篇担当着我的文学理想的作品发表出来，而且继续下去。

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30年。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枚又圆又红的图章。

文学是不可以被驯服的。尽管她可以从野生变为家养。至于又圆又红的形象，只有那清晨跳出大海的太阳。因此，我继续朝着东方张望。

## 闲话公平

陈凤龙（四川）

仔细想想，其实世界的本质是公平的，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，谁也不比谁差到哪里。

动物与植物相比的优势在于，动物能动、能走、能跑，能吞食植物，而植物只能呆在原地被动挨打，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。不过不要紧，植物不必为觅食而四处奔波，天给它喝的，地给它吃的，它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而且它也不必为生家糊口犯愁，尽管它子女成群，但它们生下来就能自谋生路，决不拖累父母，这是动物绝对无法比拟的，因此植物得到了公平。

人与动物相比的优势在于，人有大智慧，能想出种种缺憾的办法整治动物，欺负动物。把动物弄得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还有苦难，无处伸冤。不过动物都有强健的体魄，兽类善跑，禽类善飞，鱼类善游，人类一样也比不上，何况动物还可以用传播疾病的手段反击人类，让人类痛苦死亡，于是动物也得到了公平。

人有美丑之分，穷富之分，善恶之分。

俊男靓女是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他们引人注目，惹人爱慕，令人艳羡，因此他们风光十足，出尽风头，把相貌平平的人比得黯然失色，灰不溜秋。但有趣的是，自古好女无好男，娇妻常伴拙夫眠，古往今来，不知多少人为此大发感叹，认为这是命运的不公。其实，这恰恰是一种公平。试想，如果那些漂亮男子由于漂亮而受人欢迎，进而得到机遇，进而得到重用，进而得到金钱和地位，进而得到更热烈的欢迎。最后再拥有二位美貌贤惠的娇妻，世间好事全归了他们，那别的男人们不全得气死吗。而上帝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：你有了漂亮的外表，就剥夺你的聪明；你有了金钱，就不准再给你轻松；你是个理想的男人，理所当然配给你一个不理想的老婆，至于娇妻就给那些拙夫留着吧，不然就不公平了。

人们都希望自己富有。富人可以挥金如土，坐好车，住豪宅，吃大餐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处处受人尊敬。然而富人的烦恼往往多于穷人，富人应酬多，天天迎来送往，车水马龙，劳心费神，远不如小户人家清静。富人心理压力大，他们要么是怕赔了生意失去既有的财富，要么是怕被绑票或偷抢，要么是怕不法行为败露被绳之以法，总之他们终日提心吊胆，忽忧忽喜，而穷人一定没有也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。富人的家庭往往不如穷人美满，因为钱使富人追求奢侈腐朽的生活，他们养尊处优，花天酒地，由此造成夫妻不和，家庭解体，给家人亲属带来精神上的巨大痛苦；而穷人是粗茶淡饭，固守薄业，无淫乱之本，而穷人有破财之忧，可尽享天伦之乐，这是穷富之间的公平。

开席时经他介绍，原是朋友的几位秦腔、眉户票友，其中还有一位拉琴的师傅。原来朋友迷上了秦腔，怪不得他先前还传真过来自己改编的戏词，与我探讨。席上气氛热烈，大家边吃边饮边唱。在琴师的伴奏下，朋友有板有眼，全身心投入地唱了几段秦腔。

朋友退下来后，我曾有过担心，恐怕他难过事业“更年期”这道关口。去年我去省城修车，他邀我一起小聚，同桌还坐了多位陌生面孔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我以为是朋友官场上的同僚。

开席时经他介绍，原是朋友的几位秦腔、眉户票友，其中还有一位拉琴的师傅。原来朋友迷上了秦腔，怪不得他先前还传真过来自己改编的戏词，与我探讨。席上气氛热烈，大家边吃边饮边唱。在琴师的伴奏下，朋友有板有眼，全身心投入地唱了几段秦腔。

朋友饱满的精神状态，我很欣慰，知道朋友已渡过了事业高度的“更年期”，暗中庆幸朋友又有了自己人生的宽度，找到了属于适合自己发展的那种激扬乐趣，能够有时间充分支配的业余爱好。要知道，许多领导退下来后，是很难渡过官转民“更年期”这一关的。

朋友上半年来过秦州，就邀我同去看了几位他以前组班健在的老师傅。小城不大，我们步行二三十米，就会遇上几个熟人，总有人上前与他热情地握手，亲切地打招呼，问长问短，或盛情邀请朋友去家里做客吃饭。不像有些离位的少数领导，少人缘，情分薄，人走茶凉，退休后去原单位洗个热水澡，都会被门的职工拒绝，自己还骂娘，怪世态炎凉。

还有一位老领导进课堂洗澡，突发高血压，晕倒在水池里。池子水浅，仅两尺多，但没人上去拽扯，结果呛了水，搭上了老命。那天我们去了几位老师傅家里，朋友买了礼品，登门拜访，他坐在师傅的沙发上，床头边，手拉手聊家常，回顾畅谈，自然随便，那情景如同时光倒转，师徒二人高声大气地喧哗，仿佛行走在时光隧道中，情感不减当年，场面动人。

朋友为人处事有厚度，在单位有着好口碑。不论他当兵头将尾，还是领百十人的车间主任，管千余人的站长一把手，职工家里的红白事，谁家有了急难事，他除了代表组织雪中送炭、雨中打伞外，还有他自己花钱送去的人间关爱。

职工有违章违纪，不是一味高举“放血罚款”的利刃，而是批评从严，处理从宽。职工事故立功，创安全佳绩时，则大张旗鼓的宣传，重奖送到家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朋友还悄悄地资助过两位边远山区的穷学生，定期从工资中给他们寄去学费。

朋友这种吃水不忘掘井人的感恩思想，念旧情，想师傅，相距千里还想着有机会能与老人走动，不正是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，所需要弘扬的那种做人的厚度吗！



## 生命的尊重

赵永跃（安徽）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生理实验课，刚走进实验楼走廊我就发现了实验室门口放着的几个笼子，有放小白鼠的，有放兔子的，还有放蟾蜍的。虽然老师说过这些实验动物都是专门饲养已达洁净级别的，很干净，但稍稍走动还是闻到了一股恶臭，心中不禁觉得厌恶起来。

## 寻常百姓

## 朋友的厚度

张福平（甘肃）



## 施恩不图报

赵倡文（河南）

历经清朝末年、北洋军阀、民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四个时代的著名社会科学家、社会活动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顾问陈翰笙去世时已经108岁了。

在敬仰翰老一生科研成果累累的同时，我一直在寻求翰老的长寿秘诀——是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使他长寿，还有别的什么？我知道一个人长寿的秘诀有很多，但直到前不久看到一篇介绍翰老施恩不图报的文章时，我才真正找出了翰老长寿秘诀中的精华。

文章说，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舞蹈家资华筠都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常在一起开会。一天，孙冶方得知资华筠是著名学者陈翰笙的学生，便主动告诉她：“你的老师是我的引路人。我是在他的影响下，参加革命并且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，所以我很感激他。”后来，资华筠把这件事告诉了陈翰笙，翰老却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资华筠以为老人年事已高，记忆模糊了，嗔怪地说：“人家大经济学家称您是引路人，您倒把人家忘记了！”不料，翰老十分认真地说：“我只努力记住自己做过的错事——怕重犯。至于做对的事情，那是自然的应该的，记不得那么多人。孙冶方选择的道路和成就，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我没什么功劳。”

一个铭记着自己的引路人，念念不忘别人对自己的恩典；一个却不记得自己做过的好事，施恩不图报。两个人的情怀与境界都非同寻常。但知恩必报与施恩不图报相比，我认为施恩不图报的情怀与境界更为在上。因为知恩必报是人之常情，是许多人都能做到的。而知恩不图报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，他已超出了常人的思想境界。试想一个施恩不图报的人必定是淡泊名利的，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必定是道德高尚的人，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定能生活在宽松的环境之中，一个生活在宽松环境中的人必定能心情愉悦，而愉悦的心情则是人长寿的基础。

在日本女服务员将朋友的早餐送过来时，他不由在心里赞叹：日本菜果真是用眼睛协助吃的菜肴，简真是精美的艺术品，让人不忍下筷。

朋友最终还是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，可是很快，他遇到了一个难题。

日本人吃早餐有个习惯，就是将生鸡蛋混入酱油拌饭吃，据说这样吃可以去除食物的异味，使味道更鲜美，营养更丰富，甚至能够增强肌肉的力量。

朋友却一直很难接受这种吃法，当女服务员将生鸡蛋端到他的面前时，他不知道怎么拒绝才好。对方那种礼仪至上、显得有些谦恭的服务方式让他深受感动，如果谢绝，他定会感到十分过意不去。

他将其它菜一一吃完后，独自

## 知彼知己

## 吃生鸡蛋

孙君飞（河南）



有朋友从日本归来，给我们讲了在日本的见闻，他吃生鸡蛋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朋友在日本的酒店，那里的服务井然有序、细致入微，虽然没有感到酒店即家，但也并没有觉得生疏，羁留的日子还是很愉快的。

第一天，在这家酒店用日式早餐，朋友很想尝尝鲜。他熟悉日本的偶像剧，以往在剧中看到那些制作精致、颜色清爽、造型独特的日本料理，总是有些神往。

日本酒店女服务员将朋友的早餐送过来时，他不由在心里赞叹：日本菜果真是用眼睛协助吃的菜肴，简真是精美的艺术品，让人不忍下筷。

朋友最终还是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，可是很快，他遇到了一个难题。

日本人吃早餐有个习惯，就是将生鸡蛋混入酱油拌饭吃，据说这样吃可以去除食物的异味，使味道更鲜美，营养更丰富，甚至能够增强肌肉的力量。

朋友却一直很难接受这种吃法，当女服务员将生鸡蛋端到他的面前时，他不知道怎么拒绝才好。对方那种礼仪至上、显得有些谦恭的服务方式让他深受感动，如果谢绝，他定会感到十分过意不去。

他将其它菜一一吃完后，独自

## 安居乐业

## 西部恋歌

宋伯航（新疆）

一部被誉为世界经典之作的东方小夜曲，唱红了四海之内的大江南北，唱响了中国西部的可可达拉草原。我的心随着那个激情的时代跳跃，和着可可达拉草原一起飞翔。

美丽的可可达拉草原，是生我养我哺育我长大的故乡啊。

哪怕有一丝熏风从身边掠过，我都闻得到青草的气息馨香万分；

哪怕是一抹夕阳在头顶沉下，我都看得见天山的巍峨挺拔无比。

只是，在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，世世代代生活着我游牧的乡亲。豪放的性格，熟悉的乡音，朴素的习俗，劳作的身影，风雨飘摇着林海深处的帆点渔船。

一条路从远方延伸到这里，世纪的春风吹遍可可达拉草原上开放的讯息。蓝天白云，雪域天山，大漠日出，草原美景，塞外风光，绽放出一个民族异域崭新的天地。

一束束鲜花，一碗马奶酒，一只烤全羊，一匹马头琴，一支麦西甫，献给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天涯海角的朋友们，尽情地唱着大碗酒，吃着大块肉；弹着冬不拉，跳着民族舞，感受着西部独特的风土人情。

这里的山好，水好，草更好；地美，物美，人更美。祖祖辈辈生活在大草原上的人，都在为可可达拉草原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可可达拉草原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。这里不再山高水远，不再荒无人烟，不再贫瘠潦倒。爽朗的笑声，湿润放牧的四季，欢快的歌唱响彻富庶的土地。一匹“腾昆仑、历西极”的天马从草原上奔驰而过，翻越着劲蹄下的一座又一座高山。

一条未来幸福的路正从可可达拉草原延伸到远方，连接着边疆民族的每一块腹地。而我，和我的乡亲们，在故乡可可达拉草原宽阔的怀抱里，幸福地收获着七彩斑斓的生活。

我无法知道，在遥远的边疆，是先有西部民歌，还是先有西部刀郎。其实，这个根本就不重要。我真正的探寻是西部刀郎。你没有自己的艺名，你只知道你是西部民间的歌者。

刀郎是塞外大漠边缘一个偏僻村庄的名字。这里朴实的乡亲们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辛劳和休闲中唱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。悠扬的歌声，传唱着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。不知过了多少代，这支独特绝响的塞外风骨的民间歌调，从先辈那高山流水般的喉咙里，一辈一辈地传承到了现在。我是听着这支粗犷激荡的歌声，沿着这支依然苍茫的曲调，踏着冬天洁白的天地，前来拜访你。

塞风呼啸，大漠浩荡。这天苍苍野茫茫的天山脚下，就是你的故乡呵。高山峻岭，雪松青翠；草原无垠，溪水潺潺；林海密布，清泉氤氲；苍穹叠烟，鹤飞翔翥；毡房棋布，牛羊成群；英男俊女，打马高原；歌苍声劲，飘向远方。这里幸福地生活着先辈刀郎们留下的种子子孙。一方水土，养育一方风土，衍生一方人情，也积淀出一方独有的文化底蕴。引生活中一个极其普通的凡人与事物，或者平常的心情与思想，经刀郎歌者们的吟唱，便是一支草原上优美动听的歌。这也许是刀郎歌者们与生俱来的天赋，从内心深处的血脉骨子里造就了歌唱家的天性。

从西部刀郎歌者的歌声里，我依然亲切地听到世界的冷热温凉，生活的喜怒哀乐，人性的纯朴善良，未来的执著向往。西部刀郎，是民间歌者的化身，是民族文化的奇葩，厚重、凝练、苍劲、旷达、激情、高亢。如这西部坚实的土地，生长着葳蕤茁壮的香草，流芳着我们一个又一个欢乐的日子。

本版漫画 李法明

走进教室